

·文献学苑·

论黄丕烈藏书题跋的独特个性

赵荣蔚 (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盐城 224002)

摘要:黄丕烈的藏书题跋具有独特个性风格,其中尤以《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为代表。书中佞宋刻,嗜旧钞,为先贤存古留真,精校勘,细考辨,求古籍尽善尽美;广交友,析疑义,显乾嘉士人风貌。它们不仅是藏书家三十余年藏书校书的经验总结,也是士礼居兴盛衰落的沧桑见证。

关键词:黄丕烈 藏书题跋 士礼居藏书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938(2009)03-0123-06

On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Huang Pilie's Postscripts to His Own Book Collections

Zhao Rongwe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Yancheng Teachers College, Yancheng, Jiangsu, 224002)

Abstract: With the book entitled Postscripts to Shiliju Book Collections as the representative, Huang Pilie's comments on his own book collections have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iming to preserve the truths elaborated by the ancient scholars, the book shows its preference for the Song Dynasty block-printed and the ancient hand-copied-and-printed editions. Moreover, the book is also the outcome of Huang's careful emendating and extensive discussion with his friends. Huang's comments are not only the summary of his thirty-year experience in book collections and emendation, but also the witness to the rise and fall of Shiliju, one of his well-known studies.

Key words: Huang Pilie; Postscripts to book collections

CLC number: G25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003-6938(2009)03-0123-06

乾嘉之时,社会承平,朴学发达,京师人文荟萃,吴门书坊兴盛,形成蒐书、藏书的有利环境。私家藏书与学术发展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形成良性互动。一大批藏书家应运而生,苏州“藏书四友”名著东南:吴县黄丕烈、士礼居、长洲周锡瓚、香严书屋、元和顾之逵、小读书堆、吴县袁廷樞、五砚楼,均以富收藏、精考据著称于世,其中以黄丕烈为巨擘。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论定:“乾嘉间之藏书史,可谓百宋一廛之时代。”^[1]

作为乾嘉时期藏书家之一大宗,黄丕烈酷嗜藏书且长于读书。由于精通目录、版本、校勘之学,其藏书“鉴别精,搜罗富,每得一书,必丹黄点勘,孜孜不倦,务为善本留真,以待后人之后,存古之功,自不可没”^[2]。其读书治学博览深究,“实事求是,蒐亡剔隐,一言一句,鉴别古人所未到,时以笔诸书而广其副,嘉惠方来”,留下大量藏书题跋,“于其版本之先后,篇第之多寡,音训之异同,字画之增损,及其授受源流、翻摹本末,下至行幅之疏密广狭,装缀之精粗敞好,莫不心营目识,条分缕析”^[3]。跋一书而其书之形状如在目前。

黄丕烈一生撰有藏书题跋近千余篇,涉及珍贵古籍800多种。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吴县潘祖荫首次辑刊为《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六卷,收跋文352篇。光绪二十二年,江阴缪荃孙继之又辑成《士礼居藏书题跋续记》二卷,增收跋文75篇;不久,又与邓实续编成《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记》二卷,收跋文79篇。1919年,缪荃孙、章钰、吴昌绶汇辑以上三书,重加校订,成《菴圃藏书题识》十卷,附《菴圃刻书题识》一卷,计收黄氏题跋623篇;1933年,吴县王大隆又辑刊成《菴圃藏书题识续录》四卷,补收117篇;1940年,再辑成《菴圃藏书题识再续录》三卷,再补收74篇。至此,黄氏藏书题跋已大体辑刻齐备。在这些题跋中,《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所记之书多为宋元旧刻或旧钞,它们不仅是黄氏藏书之精华,也是黄氏题跋记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一 佞宋刻,嗜旧钞,为先贤存古留真

我国古代文献是在不断积与毁、亡与存的反复交替过程中兴衰更迭地发展的。清人闵萃祥曾在《重刻平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06SJB750002)研究成果之一。

收稿日期:2008-09-25;责任编辑:党燕妮

津馆丛书序》中慨言：“尝读汉以来史志书目，以证其书之传于今者，盖十不能一二。”^[4]曹溶在《流通古书约》中亦云：“自宋以来，书目十有余种，粲然可观。按实求之，其书十不存四五。”^[5]明清之前，兵燹战乱、水火劫夺对古籍破坏最为严重。《隋书·牛弘传》载秘书监牛弘上书文帝广开献书之路，曾痛切列举隋代之前书籍之“五厄”；从隋唐以至宋末，文献又经过了五次大的灾厄。^[6]明清时期，特别是清朝，文献所遭厄运，除了战乱之外，还有统治者残酷的文化专制政策的摧残。乾隆时编纂《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在修书过程中，销毁书籍达万种以上，销毁古籍雕版68000多块，至于篡改或涂改原文者更多不胜数。千年古籍，真正流传下来的已是凤毛麟角。尤其是宋元旧槧，更成珍稀古刻。它们之所以能够流传至今，正是有赖于像黄丕烈这样的藏书家及士人的悉心呵护。

黄丕烈一生与古籍为友，结下不解之缘。其藏书三十余年，积晦明风雨之勤，夺饮食男女之欲，以沉浸其中，尤酷嗜宋元旧刻旧钞，以至痴迷成性。他自言：“予喜聚书，必购宋刻，昔人佞宋之讥有同情焉。”（《百宋一廬书录序》）“余以求古名其居，为藏宋刻书籍也，因自号佞宋主人。”（《求古精舍金石图序》）书经三写，鱼鲁亥豕，讹谬益多。宋元刻书，雕镂不苟，校阅不讹，书写肥瘦有则，纸质匀洁，墨色清纯；由于其与原作者所处时代较近，未经后人重刻，更多保存了书的原貌，故错讹较少，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和学术价值。黄丕烈对此深有体会道：“夫书之言宋槧，犹导河言积石也……夫君子不空作，必有依据。宋槧者亦读书之依据也，故比之以司南，谓指南之车。”（《百宋一廬赋注》）

研读《士礼居藏书题跋记》，我们能时时感受到一个对传统文化怀有深厚感情的藏书家收藏保护古籍时的忧患之心、紧迫之感：“书之经部，日少一日，余故收之，幸毋谓我佞宋之癖。”（卷一《礼记郑注》）“古书日就湮没，即如明初本已不可得，况前于此者乎？”（卷二《宋遗民录》）古籍日就湮没的严峻现实，激发起强烈的使命感，黄丕烈深惧自己钟爱的古籍失去不传，文献种子自此断绝，故凡宋元旧刻，即使不为一般藏书家所重视的天文、术数、医学、堪舆、小说、词曲之书，均千方百计尽力以求：“余佞宋，故所藏书苟为宋槧，虽医卜星相，无所不收。”（卷三《三历撮要》）“余喜蓄古籍，苟宋元旧刻，虽方伎必收焉。每得医书古本，访求藏书家目证之，辨析同异。”（卷三《史载之方》）“古书日就湮没，尚赖奕世藏书家表彰其名，留传其种，俾后人有所据依。我辈好古书而方伎、家言亦在收录。”（卷三《新编张仲景注解伤寒百证歌》）

为度藏稀见珍本，黄丕烈名其书斋曰“读未见书斋”，自言：“余性喜读未见书，故以之名其斋，自后所见往往得未曾有，始信天之于人，必有以报之也。古人云：‘思之思之，鬼神通之。’余之于书，殆造斯境与！即如此书，虽历载于宋人诸家目录及明朝收藏诸家，然世间绝无其书，今得宋刻残本，足征古书授受源流，为之拍案叫绝。”（卷二《编年通载》）“余卅年以来专心购书，所获多人间未见书。”（卷六《圣宋文选》）由于熟谙历代公私书目，目睹手经古本既多，积累了丰富经验，在版本鉴别中，他能灵活运用审内容、看字体、辨刀法、视纸墨、察版式、验图记、查目录、细比勘等多种方法，常常能在别人不经意处慧眼识珠，发现保存了许多罕传秘本。卷一《博雅十卷》跋云：“余向收李明古家书，内有皇甫录本《博雅》，诧为未曾有。取余旧储影宋钞本相勘，行款悉同，信乎陈少章先生云皇甫本最佳，诚不诬也……书出坊间，收于郡故家。迭经朋好中往访检取，唯此独遗，为余收得。朋好闻之，亦谓检书之法万不如余。”卷二《历代纪年十卷》跋云：“是书传布绝少，故知者颇稀，余素检《读书敏求记》，留心述古旧物，故装潢式样一见即识。”卷六《铁崖赋稿一卷》跋曰：“余喜蓄未见书，故向以‘读未见书’名其斋，而自后所获亦未见者多。故三十年来，检筐中藏本，辄自诧曰：‘此外间罕传之秘本也。’凡书之未见者，非真未见也。或当时有之而后世无传焉，或某家有之而行世实鲜焉，此皆可以未见目之。即如此《杨铁崖赋稿》，朱子新录之，时初固有传本也；文瑞楼藏之，一家固有秘本也。曾几何时，而朱子新之名不传，文瑞楼之物已散，苟非如余之向识其名，亲见其目者，又何从而识之？”

只要是古刻，即使零篇断叶，他也宝若球琳，肆力网罗：“余生平喜购书，于片纸只字皆为收藏，非好奇也，盖惜字耳。往谓古人慧命全在文字，如遇不全之本而弃之，从此无完日矣，故余于残缺者尤加意焉，戏自号曰‘抱守老人’……盖书以古刻为第一，一字一句之误，犹可谛视版刻，审其误之由来，影钞则已非庐山真面目，况其泛泛传钞者乎？故余佞宋，虽残鳞片甲，亦在珍藏，勿以不全忽之。”（卷六《浣花集》十卷）书虽残而面目真，中有古人真精神，故可宝：“是书为影宋旧钞，惜止三卷，盖不全本也。然实世间稀有之书，与聚珍本不同，其《才令篇》叙次多异……书之可珍者在真本，此种是矣，勿以不全忽之。”（卷二《麟台故事》五卷）

古籍版刻流传稀少，更有秘本未刻，藏书家和学者大多要通过钞写誉录以补充藏书，这些钞本的版本价值也非常珍贵，故宋元明人旧钞，特别是名钞、名藏亦为黄丕烈平生措意所在：“余性嗜书，非特嗜宋元明旧

刻,且嗜宋元明人旧钞焉……无论是书本属史传记类为足收藏,出于名钞、名藏,尤为两美。”(卷二《草莽私乘》)“此书无宋刻,则旧钞贵。兼有郡先辈钱罄室图记,何义门跋,并朱笔评阅,古色斑斓,令人可爱。”(卷二《华阳国志》)“大凡书籍安得尽有宋刻而读之,无宋刻而旧钞贵矣,旧钞出自名家所藏则尤贵矣。”(卷五《李群玉诗集》)“宋人说部虽有刻本,必取钞本藏之,恐时刻非出自善本,故弃刻取钞也。钞本又必求其最善者,故一本不已又置别本也。”(卷四《河南邵氏闻见后录》)

为了不使寄托着先贤精神智慧的珍籍秘契散佚不传,黄丕烈节衣缩食,几乎费尽资财和心血,他自称“书魔”、“痴绝”、“惜书而不惜钱物”。得一善本,往往欣喜若狂,视为至宝,心摩手追,惟恐失之。乾隆六十年(1795年),在家庭突遭火灾、器用财贿为之一空之时,他不顾生计,以白镪八十金购得宋刻《新序》,不久又以黄金二两之天价买下宋本《北山小集》,在“家人交遍谪我,亲朋笑余痴呆”之时,他却云:“天灾忽来,身外之物俱尽,所不尽者,唯此书籍耳,则书籍之待储于余者,益急矣,余曷不竭尽心力以为收藏计?且是集流播绝少,写本不多见,况其为宋本。”(卷六《北山小集》)直到嘉庆八年(1803年),仍自云:“近年无力购书,遇宋元刻又不忍释手,必典质借贷而购之。”他以白金一百二十两买得宋刻《公羊解诂》,用意是:“《春秋》五传,邹、夹已亡,左、谷二家,仅存晋人之注,惟《公羊》注犹汉人,安得不以至宝视之?倘有余力,当付剞劂,以广其传焉。”(卷二《公羊解诂》)他以现银一斤辗转从书商手中获置残宋本《普济方》,述其因由曰:“此书浦性贱售于某家,某家又售于书船,获此厚值。幸余次第得之,俾宋刻勿致失坠,此区区之苦心,虽无钱而必勉强致之者,职是故尔。”(卷三《普济方》)《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对藏书家李如一性情意气的仰慕,袒露的正是自己惺惺相惜、存古留真的古道热肠:“见图籍则破产以收,获异书则焚香肃拜;其与人共也,遇秘册必贻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且一经名人翻阅则书更珍重,此等心肠断非外人能晓一二。余特为拈出,知古人好书有如是者,安得世之储藏家尽如之,俾读书种子绵绵不绝邪!”(卷二《草莽私乘》一卷)

二 精校勘,细考辨,求古籍尽善尽美

黄丕烈既“爱书如性命”,又“藏书而能读书”,自言:“余好古书,无则必求其有,有则必求其本之异,为之手校;校则必求其本之善,而一再校之,此余所好在此是也。”(卷三《刘子新论》十卷)他从28岁起开始校书,直到63岁去世,30多年中以校书为日常功课,孜孜不倦,

爬罗剔抉,刮垢磨光,校勘古籍数百种,量多质高,名列乾嘉朴学大家之列,受到后人一致推崇。《清史列传》卷72本传中称誉他:“尤精校勘之学,所校《周礼郑氏注》、《夏小正》、《国语》、《国策》,皆有功来学。”^[7]

黄丕烈每得一书,必考订源流,“遍阅诸家书目,以究其书原委”(卷二《新定续志》);然后网罗众本,细心校勘,考辨订误,俾成善本,以惠后学。《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随处可见其校书义例及校勘心得,它们是作者长期积累的丰富经验,也是我国文献学史上的一笔宝贵财富,直到今天,对研读古籍者特别是古籍整理者来说,仍是金玉良言,极具指导意义:

一是广集异本,兼采众长。黄丕烈深信:“凡书不可不细校一通,第就其外而观之,谓某本胜某本,此非定论也”(卷三《衍极》);“书必对勘,乃知何本之佳,佳处又不致有遗漏”(卷三《澠水燕谈录》)。其藏书喜多置重本,校书必遍借诸家藏本:“余最喜藏书兼购重本,取其彼此可互勘也”(卷三《麈史》);“凡书钞本固未可信,苟非他本参校,又何从知其误耶?且书必备诸本,凡一本即有一本佳处,即如此,固多讹舛矣,而亦有一二处为他本所不及,故购者必置重沓之本也”(卷三《归潜志》);“余与古书,每见必收,故一书竟有重复至三四本者。旁人笑之,谓书足以备观览而已,何夸多斗靡若是。余曰:‘取其书之尽美又尽善也。’即如此《砚笈》,大概置扬州近刻而已矣,余却未之蓄,为无旧本也。见有海宁陈录吴本矣,拟钞之,未果也。见有陆收钞本矣,因借陈本勘之,又借近本勘之,知陈善矣,又知陆善矣,而近本无取焉。此陆本即校陈本者,因陆本善,未敢污之,仅录校语于副纸。适又遇顾本,乃知更善于陈、陆两家本。今后得宋本,乃真善耳。可见余之重复收书者无它,期于尽美又尽善也”(卷三《砚笈》)。校勘一本《砚笈》,他先后对勘了陈本、陆本、顾本及时刻扬州本,后又用五柳陶君所藏嘉靖时钞本对校,方知顾本为善,然仍有“倘天壤间尚有宋版在,或续遇之,以折衷其是非,岂不更快乎”之憾。他校明刻《蔡中郎文集》后慨云:“借钞本校未毕,适钱塘何梦华行篋中携得华氏活字本,参校知钞本为最佳,活字本近之,且钞本行草字体有未甚分明者,可以活字本参之。书之不可不多本相勘,如是如是。”(卷五《蔡中郎文集》)

二是极重真本,固信旧刻。书籍屡经翻刻,不免脱漏讹舛之弊。“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戾于古”(卷二《宋提刑洗冤录》)。明代大刻书家毛晋汲古阁先后购藏宋元本及其他善本达8400册之多,所刻之书流布天下,然不以家藏宋本翻刻,又不据善本校勘,孙从添《藏书纪要》指出:“毛氏汲古阁《十三经》、

《十七史》,校对草率,错误甚多。”至有“毛氏所刻甚繁,好者仅数种”^[8]之论。黄丕烈对之亦有同感:“汲古阁刻书富矣,每见所藏底本极精,曾不校,反多臆改,殊多恨事”(卷二《后汉书》)。他得毛刻《李文山诗集》,“曾取宋刻校毛刻,其异不可胜记,且其谬不可胜言,信知宋刻之佳矣”(卷五《李群玉集》)。黄丕烈以为“凡书贵从原有之面目”,故极重真本,“别有深意于残编断简”(卷五《李卫公文集》):“书之可珍者在真本,此种是已,勿以不全忽之”(卷二《麟台故事》);“书必真本为上,其次从真本手校乃可信,盖手校、真本止隔一层”(卷三《韩非子》)。真本即祖本或初刻,它们最接近作者原稿。故“书以最先者为佳”(卷三《青琐高议》前集),宋本当最为可靠:“书非宋刻,可据者十不一二也”(卷三《刘子新论》)。他用宋刊《孟浩然诗集》与元刻刘须溪批点本相勘:“知彼此善恶,奚啻霄壤!非特强分门类,不复合三卷原次序,且脱所不当脱,如《岁晚归南山作》,《新唐书》所云浩然自诵所有诗也,元刻在所缺诗中,衍所不当衍,如《岁除夜有怀》,明知《众妙集》中为崔涂诗也。元刻在所收诗中,去取果何据乎?今得宋刻,正如拨云睹青矣。”(卷五《孟浩然诗集》)旧刻为佳,初刻可珍,铜板活字可信:“校勘群籍始知,书旧一日则其佳处犹在,不致为庸妄人删润归于文从字顺,故旧刻为佳也”(卷二《武林旧事》);“余喜古书,不论全否,以旧本为据”(卷六《樵云独唱集》);“书必求其初刻”(卷二《图经宝鉴》);“向来以旧钞书为可宝,今历观诸书钞本,最为难信。即如此录脱落甚多,此其一也。惟旧刻自宋而元而明初,纵有舛讹,皆属无心,非有意删削也”(卷二《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古书自宋元板刻而外,其最可信者莫如铜板活字,盖所据皆旧本,刻亦在先”(卷二《开元天宝遗事》)。

三是实事求是,多闻阙疑。黄丕烈认为:“读天下书未遍,不可妄下雌黄,此校书不可不慎也。”(卷六《张来仪文集》)古籍校勘之所以成为一种专门学术,就是因为它往往没有或缺乏明确可信的原稿原版作为判断正误是非的依据。校勘时细辨乎一字之微,广极夫古今载籍,校勘者除需谙熟目录、版本外,还须掌握文字、音韵、训诂、辨伪、辑佚、避讳等专业知识,最好是通才。故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者,不足于此。清代朴学大师段玉裁亦曾发出校勘之难的感叹。但书籍经过校勘始成善本,所以校勘对于学术研究和古书流传是功德无量的。黄丕烈闻见广博、心细如发,《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不仅对版本源流叙之甚详,校勘中亦颇能纠正前人之误。如卷一指出钱曾《读书敏求记》把日本刻《论语集解》十卷误为高丽本;《四库全书》所收《读四书丛

说》四卷为不全之本;向来藏书目录所云《孔子实录》、《孔氏实录》,实即《孔氏祖庭广记》;卷二指出杨慎误唐杜常《华清宫》诗为宋代宋敏求之作。尤其是黄丕烈以己所藏34本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原稿真迹为证,详细考辨,指出原稿并无卷次,传写本分120卷既不足信且与原稿次第不合。且原稿已佚失第14本,决非完书,从而“还亭林之旧观,证俗本之谬误”,极具文献学意义。

校勘的目的在于存真复原,以传来兹,为后人阅读和研究提供接近原稿的善本,所以特别需要校勘者细心审慎,实事求是,多闻阙疑;若对古籍妄下雌黄,臆断擅改,就会损毁古书原貌,贻误后人。黄丕烈自言“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吾与古书,亦守斯训尔”(卷二《中兴馆阁录》),反复强调存真之重要:“凡古书非的见旧本,不可擅改”(卷三《砚笺》);“墨守旧本,余俱非所知”(卷三《鹄冠子》),告诫人们“校书取其佳处,或因疑而削之,甚非道理”(卷三《淮南子》),其后果只会是点金成铁。他主张以“死校”为主,逐一考订记录版本不同处,决不要轻易改动原文;保留校出之误字,能给读者以启发。其校残宋本孟郊诗集跋云:“此本止有五卷,所校尽此,其中误字亦多校出,是古人死校之法。妄人见之,诧为异事,佳者宜留,而误者宜去,何苦纤悉若此?殊不知日思误书,正是一适。而误之所由来,或字形相近,或字义两通,遂有一作某云云,不则古人撰述,断无有依违两可者,自有两本出,而始有一作某云云矣。”(卷五《孟东野诗集》)

黄丕烈校书竭尽心力,其追求尽善尽美、毫发无遗憾之精神令人感佩:“此书首借朱秋崖所临惠松崖校阅本对勘,而参以传录陆敕先校本,亦可自信为善本矣。继得影写明道本,嘱余友顾润菴正之。宋本之妙,前贤所校实多阙遗,遂一一考订如下。书中称影宋本者,皆尽美尽善处也。而今而后,《国语》本当以此为最,勿以寻常校本视之”(卷二《国语》);“余向收得旧钞残本,系郡中柱国坊王氏物。既而借海昌吴兔床家钞本是正,又借坊间元刻本校之,校未终,取去;又因借香严书屋藏钞本参校,复经兔床嗣君苏阁手校正,可云尽善矣”(卷二《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鉴》);“兹刻专取《道藏》原本覆勘之,而以活字、宋刻两本参焉……得此番校正后,《刘子》一书可称善本,余之心力几悴于此”(卷三《刘子新论》);“余于《春渚纪闻》雠校至再至三,可谓毫发无遗憾矣。闽省且据余校本入刻,自谓余不负古书,书亦不负余也”(卷三《春渚纪闻》);“是书虽经以毛刻校勘,而又以意改定,然未见元刻,尚多脱略,余适有元刻,手校一过,乃为善本”(卷六《范德机诗集》)。一本本古籍经过其手成为善本,也被后人视为珍品。傅增湘《思适

斋书跋序》云：“其手校之书尤为世贵，稗书小集一卷，悬值百金，肆贾挟以居奇，而人且惟恐或失。甚至以藏书自鸣者，若家无蕘圃手校之书，百城为之失色。”^[9]余嘉锡先生肯定其“为宋元本留一种子，好学者得而读之，从而定其是与非焉。其有功古书，不亦多乎！”^[10]

三 广交友，析疑义，显乾嘉士人风貌

黄丕烈云：“读书在广见博闻，余谓藏书之道亦然，藏而能读，非闻见广博不足以奏其功。”（卷三《刘子新论》）独学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故“爱书者，尤不可不爱友也”（卷三《道德真经指归》十三卷）。他与当时著名藏书家吴騫、陈鱣、周锡瓚、鲍廷博等过从密切，得善本互相传观传钞，互通有无，或手自校勘相质，赏奇析疑，数十年如一日。《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所载种种艺林佳话，雅事风流，至今读之仍令人心驰神往，情不能已。乾嘉士人乐善好学的朴学之风亦可从中管窥一斑。卷二《前汉书》跋云：

海宁吴槎客先生藏书甚富，考核尤精，每过吾郡，必承枉访，并出一二古书相质。然舛舟匆匆，未及畅谈，余亦不获举所藏以邀鉴赏。顷因同陈仲鱼过访，茶话片时，历历述古书源流，俾得闻所未闻，实为忻幸。其行囊携得《汉书》残宋本数册，字大悦目，在宋槧中信为佳刻。余所藏景祐本外，却无别本可对，惟《范史》亦有此十六行、十六字本，与此本当是同出一时，卷第下撰书、注书亦分两行，盖款式同也，其中字句之不同与注释之详略，余固未及取景祐本相勘，而纸墨精好，有过之无不及矣。余所深服乎槎客者，如此种残编断简，几何不为敝屣之弃，而装潢什袭，直视为千金之比，可谓爱书如性命。又得同志之人，劝其翻雕，以惠后学，始幸天壤之大，不乏好古之士。特恐卷帙繁富，窘于资力，尽与孙氏等耳。槎客当亦以余言为然。

吴騫，字槎客，号兔床，浙江海宁人。酷嗜典籍，遇善本倾囊购之，不惜，所得不下五万卷，非特装潢端整，且多以善本校勘，丹黄精审，筑拜经楼藏之，晨夕坐楼中展诵摩挲，非同志不得登。博综好古，纂述宏富，远近学者宗之。尤喜搜罗宋元旧刻，如陶渊明、谢玄晖诸集，皆取而重刻之，学者珍为秘宝。其藏书之铭云：“寒可无衣，饥可无食，至于书不可一日失。”吴騫与黄丕烈两情相得，黄丕烈把自己数十年所求宋槧善本藏于一室，名曰“百宋一廛”；吴騫遂将自家善本收藏处名曰“千元十驾”，意为自己有千部元版书，足抵黄氏百部宋版。黄丕

烈为此欣喜赋诗记之：“千元百宋竞相夸，引得吴人道是娃。我为嗜奇荒产业，君因勤学耗年华。良朋隔世亡双璧，异地同心有几家。真个苏杭闻见广，艺林佳话遍天涯。”（卷二《淳祐临安志》）

陈鱣，字仲鱼，号简庄，系吴騫同里挚友。仲鱼藏书楼向山阁，聚书十余万卷，多善本，其藏书印记云：“得此书费辛苦，后之人其鉴我。”为人博闻强记，手不释卷，尤深许郑之学，时人推为汉学领袖。他常与黄、吴二人互携宋钞元刻，往复易校，疏其异同，精审确凿。《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二《后汉书》陈鱣跋云：“鱣从武林得元本《汉书》，携之吴中别业。吾友黄君蕘圃过而见之，云：‘家藏有元本《后汉书》，当持以相赠。’越数日，冒雨载书而来，欣然受读，楮墨精良，实胜《前汉书》远甚。”黄丕烈重跋云：“此书书友携来，余未知贵重，不过以几金相易，而仲鱼展阅之下，颇得其佳处，作为跋语表之，非特书之幸，亦余之幸也。向使藏诸篋笥，而以寻常本视之，书不且因余而转晦哉。爰重跋数语，以著仲余之鉴赏云。”

周锡瓚字仲涟，号香严，为黄丕烈好友。嘉庆十七年黄丕烈五十诞辰日，香严以残宋本《姚少监诗集》当祝相赠，黄丕烈感朋友赠遗之厚、慨书籍汇聚之难而跋云：“盖香严喜藏书，家多秘本，先余数十年而收藏者，今年已七十外矣。知余有同嗜，故踪迹甚密。余每购得一书，携以相质，有须考证者，必往借所藏秘本证之。二十年来，可谓同志之友矣。向时尚有抱冲、寿阶，今两君皆先后下世，唯周丈与余一老一艾，孜孜于故纸堆中寻活计，可喜亦可忧也。”（卷五《姚少监文集》）卷二《吴志》跋载黄丕烈得宋刻《吴志》，幸喜异常：“明日适访友城西，出金阊门，至海宁陈君仲鱼寓中，出此相赏，并告以欲往山塘书肆买书。故遂借仲鱼舟，并邀仲鱼同往，仲鱼亦欣然相与登舟。抵其舱，见有一小榜，榜曰‘津逮舫’。余谓仲鱼曰：‘君好书，故所乘舟亦以是名之。今遇借此访书，则所取之名，若预知今余有是事而名之也。’我两人不觉掀髯而笑。”

鲍廷博，字以文，号绿饮，浙江桐乡人。淹雅多通，精于鉴别，所藏珍钞旧刻，皆手自雠校。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校勘既严，雕版亦精，时人视为学者必备之书。乾隆年间诏开四库全书馆，传令天下献书。绿饮嘱长子士恭以所藏精本626种进献。内多宋元孤本、善本，其数量之多、版本之良，居私人进书之首。绿饮为人天性宽厚，好交结，重情谊，时以珍本古籍赠诸同好。遇贫而好学者，往往贻以全套丛书。黄丕烈即为受其赠书最多者之一。我们在《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也见证了这份珍贵友情：“辛未三月初，游嘉禾遇绿饮鲍丈于双溪桥下，

昼则同席,夜则联舫,纵谈书林旧闻,亶亶不倦,真快事也。越日同至本立堂坊舫,取其家钞传秘册赠余,得《古逸民先生集》一卷,精妙绝伦,他日珍之,当不减汲古钞本矣。”(卷六《古逸民先生集》)

黄丕烈与顾广圻的交谊最为后人所称道。广圻字千里,号澂菴,别号思适居士,以字行,人称“万卷书生”,江苏元和人。千里“读书极博,凡经史小学、天算舆地、九流百家、诗词曲词,无所不通。于古今制度沿革、名物变迁,以及著述体例,文章利病,莫不心知其意。故能穷其旨要,观其汇通”^[1]。后人推其为清代校勘学第一人。千里早岁与黄丕烈关系最密,黄丕烈曾云:“余性喜读未见书,而朋友中与余赏奇析疑者,惟千里为最相得。岁丙辰,千里借窗读书,兼任讎校,故余所好之书亦推千里知之最深。”可见顾黄相友之趣、相知之深。卷五《蔡中郎集》跋中亦记录了两入校勘时相互配合、相得益彰的情形:“(嘉庆丁卯)十一月五日,千里自江宁归,余往候之,因出手校《蔡集》共为欣赏,其中精语较前正月所校本益多而益精,遂袖归录于余影写活字本上。盖《蔡集》自千里与余互为商榷,而余始得十卷徐子器本,又借得何梦华所藏十卷活字本,周香严所藏十卷旧钞本,悉校于徐刻上。千里因借余校本而读之,析疑义如上。则《蔡集》之可以校证者,固由千里能读之功;而余搜求之力,亦颇有焉。”千里长期馆于黄丕烈家,助其校刻成宋明道本韦昭解《国语》、宋初刻本《舆地广记》等,宾主相得甚欢。既别去,犹为之作《百宋一廛赋》,赏奇析疑,十余年不绝。其后乃因事龃龉,竟至绝交,令人惋惜。

黄丕烈的友人中,尚有曾与他“彼此书札往还,无不以赏奇析疑为勳”的张子和、“爱素好古”的张芑塘、“颇藏书,最喜金石,尤好蓄古印,兼精篆刻。每一至郡,必携古书相质证,余时或得之”的黄椒升、“校书心到、眼到、手到,在朋友中无出其右”的张绍仁,还有“雅善识古,并稔知余之所好在古刻,昔余所收者,大半出其手”的书商陶蕴辉,更有乾嘉著名朴学大家钱大昕、王念孙、李兆洛等,他们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均曾得益于士礼居丰富的藏书之助。士礼居中之所以能够荟萃了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钱遵王述古堂、季振宜静思堂、徐乾学传是楼、朱彝尊潜采堂、怡府乐善堂等明清以来著名藏书家之收藏,显然亦与他们的帮助分不开。

黄丕烈藏书题跋喜叙书籍流传始末,多一时兴到之语,不作学究态,亦无商贾气,随处可见作者真情之流露:“时春雪大下,晓寒逼人,窗外山茶花红英点白,佳致嫣然,亦可自爱。惜山僧招我探梅,不能作灞桥驴背上人,恐诗思亦复涩耳”(卷二《续宋中兴编年资治通

鉴》);“开窗展玩,藉此破寂,剪烛书此,觉一切尘撻暂为抛却,乐何如之!时己巳初夏,将届小满,大风扬沙,晴雨忽变,麦秀之寒,甚于常岁”(卷三《新编张仲景注解伤寒歌》);“校毕时未及一更,新月半规,天光洁静,令人添静意几许”(卷三《盐铁论》);“时已二更余,新月既坠,微霜乍飞,寒威从窗隙中来,一种清兴,只自领之,却忆赠书良友,正放舟过梁溪也”(卷五《五百家注音辨唐柳先生文集》)。这些文字借景抒情,情景交融,展现了主人一年四季坐拥书城、乐此不疲的雅人深致,最富人性,最近人情。书中还采录了毛晋、毛扆、钱曾、何焯、钱大昕、孙星衍、鲍廷博、顾广圻、陈鱣、周锡瓚、潘耒、施北研等人的大量题跋,其中许多为诸家文集所不载,幸得《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得以保存,弥足珍贵。孙祖烈云:“先生没后,其书虽为他人所得,而流风余韵百年后犹得传为美谈也。然则士礼居非因藏书而传,乃因乎先生之题跋能传也。”^[12]黄氏藏书题跋不仅是藏书家三十余年藏书校书的经验总结,也是士礼居兴盛衰落的沧桑见证,它们对研究我国古代校勘史、藏书史乃至文化史均极具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 [1]陈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M].上海:上海书店,1990:289.
- [2]王欣夫.劫中得书记[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64.
- [3](清)王芑孙.陶陶室记[A].渊雅堂全集(卷七)[M].清嘉庆间常州王氏刻本.
- [4](清)孙星衍.重刻平津馆丛书[M].清光绪十一年吴县朱氏槐庐刻本.
- [5](清)曹溶.古书流通约[M].清乾隆年间知不足斋丛书刻本.
- [6](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M].北京:中华书局,1958:36.
- [7]王仲翰点校.清史列传(卷七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8](清)孙从添.藏书纪要[M].清嘉庆十七年黄丕烈士礼居刻本.
- [9](清)顾广圻.思适斋书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
- [10][11]余嘉锡.黄顾遗书序[A].余嘉锡论学杂著[M].北京:中华书局,1963:573.
- [12]孙祖烈.序[A].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编[M].上海医学书局,1917年石印本.

作者简介:赵荣蔚(1961-),男,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